

## 第一章

西装的款式很保守，灰色的，还很沉闷。

卢克·惠特福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失望地皱起眉。他的样子看起来……还好，但是西装并没有达到他期望中的效果：他看起来并没有更成熟。

也许是他的期望过高了。

卢克叹着气，抬手抚过自己光洁的下巴，心想要是能长出点男人味儿十足的胡茬来遮一下这张娃娃脸就好了。搞什么呀，他都二十三岁了！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已经到了合法饮酒年龄，害得他必须随时都揣着身份证件，这样子很尴尬的好不好。卢克觉得这都怪他那可笑的嘴巴：就因为那饱满的上嘴唇，搞得他好像一直都嘟着嘴似的。这显得他格外稚嫩，虽说平时这也没什么不方便，然而当你打算出席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谈，顶着一张看起来只有十六岁的脸，就很让人头大了。虽然他也没多少机会出席那些重要的商务会谈。

卢克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勉强笑了笑，挺起胸膛打起气势。好啦，情况就快有转机了。他要向父亲证明：他是一个值得被委以重任的人。当然，事后如果被发现的话，父亲准会勃然大怒，但是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可不能就这样让它从指缝间溜走。以后他可没这样的机会了。一般情况下，在英格兰家里的时候，老爸都会把他栓得死死，像只鹰一样监视着他。卢克也想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父亲保护欲过剩，但他不愿自欺欺人：理查德·惠特福德就是不信任自己的儿子。卢克

也不想让这件事显得像是只针对自己——理查德·惠特福德谁都不信任——但是现在是时候改变这一现状了。他以优等生的身份从牛津毕业，不是为了下半辈子就靠一张漂亮脸蛋给他父亲当营销素材的。卢克一直都讨厌这个，在莫斯科度过的这两个月里，他以父亲的名义代表惠特福德工业集团的俄罗斯分部，出席各种无关紧要的场合，搞得他整个人都恶心了。

几天前，卢克收到的这封邮件，算是给他那渐渐习以为常的无聊日常来了点调剂。好吧，确切地说，这封邮件不是写给他的。要不是因为卢克刚好在莫斯科，他父亲的下属就会把邮件直接转到父亲当前所在的伦敦总部。严格地说，卢克也该照这样去办，而不是打开来看；不过他实在太无聊太不安分了，而邮件的内容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理查德：

我的秘书好像在跟你取得联系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她告知我称她联系不上你。我告诉她说你是个大忙人。不过我也很忙的，而且我也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我们有事情需要谈谈。圣彼得堡，2月21日，晚9点，帕尔金饭店。望届时光临，切勿迟到。你知道我讨厌不准时的人。我可不想看到我们的友谊败坏在这点小事上。

敬候大驾，

罗曼·杰米多夫

卢克把邮件读了好几遍，感觉其中有一些弦外之音。那友好的语气感觉假惺惺的。或者这只是他想多了？他觉得不是。

罗曼·杰米多夫。这名字听着隐隐耳熟，不过卢克记不清是在哪儿听到的。但是这个人，不管他具体是什么身份，来头肯定不小，否则怎么敢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对理查德·惠特福德说话。这人对他父亲的语气，完全就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派头。卢克还从未遇到过什么人有那么大的权势——和胆量——能这样做。众所周知，理查德·惠特福德绝非等闲之辈。作为一名英国亿万富豪，卢克的父亲以手腕极其冷酷、实力极其强大而著称——据传他跟意大利和俄罗斯的黑帮还有着瓜葛。对于父亲的那些传闻，卢克并非没有耳闻——传闻从他记事起就有流传，只不过没人能证明确有其事罢了。就连他自己，身为理查德的独子，都说不清是真是假。而这份邮件的发信人如此地肆无忌惮，完全不把理查德的背景放在眼里，不管此人是谁，他也绝非等闲之辈。

意识到这点时，他就该把邮件内容转达给父亲的。但卢克一直是个好奇宝宝，或许这份好奇心超出了他所能应对的程度。

卢克花了几分钟谷歌到了他需要的信息。

罗曼·丹尼洛维奇·杰米多夫，三十二岁，俄罗斯石油大亨，亿万富豪。据显示，他在世界各地拥有几十家企业，并且还在另外几十家企业的董事会里任职。

才三十二岁就成为了亿万富豪，这种事在俄罗斯似乎并不稀

奇。卢克早就注意到，许多俄罗斯大亨的年纪都不大。

不过吸引他注意的不光是杰米多夫的年龄。

卢克有点不好意思承认这点，但是他对那人的照片实在有点挪不开眼。罗曼·杰米多夫是个身材高大的黑发男人，有一副宽肩和让大多数男人都憧憬不已的健美体格。他看起来不像是一名商人，更像是个职业拳击手。

对一个还没见上面的男人进行预设其实蛮傻的，然而卢克看了越多罗曼·杰米多夫的照片，内心就越不平静。即使面带微笑，此人的笑意也没有哪一次是自双眼发出的。而那双冰蓝色的眼睛在他的每一张照片里都占据了主导地位，无时无刻不吸引着观者的注意。那双眼睛里没有丝毫诱人的魅力。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潜藏在其中的，只有堪称丑陋的残忍。在卢克看来，此人长得倒是够英俊的——假如真有人喜欢这种冷酷、独断，看上去能把你脖子拧断，而且还嫌这样做很无聊的人的话。卢克肯定是不会喜欢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就是挪不开视线。这样子好傻，不就是张照片嘛。他不该因为一张照片就这样惶惶不安。

卢克摇摇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要是不赶紧从酒店出发的话，他就快赶不上前往圣彼得堡的飞机了。

卢克看向那扇通往隔壁房间的门，叹了口气：詹姆斯啊。他多少还是得跟詹姆斯讲一下他要离开莫斯科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卢克不确定自己的在与不在对他的朋友来说有什么区别。詹姆斯这段时间已经消沉到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了。

卢克微微皱了皱脸。眼看朋友沦落到这种状态，令他不禁要质疑自己还要不要去寻找真爱了。鉴于正是真爱这玩意儿，把原先那个可爱又外向的詹姆斯变成了闷闷不乐、害相思病的废柴，真爱真他妈操蛋。

卢克自己的恋爱经历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交往过的全部四任男友都从白马王子变成了极品渣男。坦白讲吧，那些滥俗（但卢克并不觉得读了就丢份儿）的师奶言情小说里对真爱的描绘，他从他的那些男朋友身上连一丁点儿影子都没感受到。他从来没有感受过那种会让他感觉头晕目眩、无法呼吸的爱情。尤其令卢克失望的是，言情小说里那些桥段跟他在现实生活里的经历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不过话说回来，也许他只是碰巧具备了易于跟渣男滚上床的体质。

卢克自顾自地惨笑一下，然后就去詹姆斯的房间了。

过了半个钟头，等他把詹姆斯从床上拉起来，连哄带劝地让对方保证一定会在他离开期间好好吃饭后，卢克总算是出了门，朝谢列梅捷耶夫机场赶了。

卢克背靠在出租车的椅背上，望向窗外。把詹姆斯单独撂下令他隐隐有种负罪感。自从詹姆斯跟他那位炮友/死党/发小/一辈子的好基友闹掰，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卢克知道自己也帮不上朋友什么忙，不过这时候离开朋友总让他觉得不太合适。虽说他打小跟詹姆斯一块儿长大，而且还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是卢克知道自己永远也替代不了瑞恩在詹姆斯心目中的位置：这两人整天如胶似漆简直谁也离不开谁。然而卢克也知道，自己是被詹姆斯默默寄予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他俩一直都是彼此的支柱，他俩一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

的是同性时，就互相支持对方，他们还是彼此的初吻对象。他只跟詹姆斯说了他这次出门要见的人是谁。

随着思绪回到他与罗曼·杰米多夫接下来的会面上，卢克皱了皱眉。一丝疑虑爬上他的心头，这种心情不是第一次出现了。那位俄罗斯大亨到底想要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他对此毫无头绪。他在对方身上做的功课也没有让他感觉心里有底。罗曼·杰米多夫被外界比喻成“鲨鱼”，据说他以铁腕执掌他的商业帝国。卢克曾经在惠特福德工业的数据库里进行过搜索，然而他的权限不够，没能发现他的父亲与那男人的关联。

老天，他受够了这种整个人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了。是的，他现在这样做或许是莽撞的，但这是他迫使父亲让步的唯一办法：如果他掌握了某些不该他掌握的信息，父亲就别无选择，只好对他委以信任。

也许那份信任还不是你所能承受的呢？

这个念头令卢克的心口一阵翻腾。他一直在避免产生这样的想法。万一那些关于他父亲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传闻都是真的，他该怎么办？万一他的父亲就是一名犯罪分子呢？卢克还会想要取得那份信任，好帮忙保守那些秘闻吗？

“My na meste, ”车子停下来时，司机咕哝着说，“S tebya dve tyschi rubley.”note

卢克惊了一下，于是看向窗外。他都没注意到车子已经到机场了。

“Spasibonote。”他说道，一边用有限的俄语对司机表示感谢，一边递给对方五十美元。卢克也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够了：他的俄语水平还不足以理解司机那古怪的口音。

司机眼神怪怪地看了他一下，然后悄悄嘟囔着什么话——显然不是什么好话。卢克早就习惯这种态度了，他提起行李箱从车里出来，希望接下来能顺顺利利飞抵圣彼得堡。

不过当然，为了给这已经够呛的一天再来点“惊喜”，他的飞机因为天气恶劣晚点了。卢克抓紧不多的时间入住他在圣彼得堡预订的酒店，然后马上钻进另一辆出租车里，告诉司机他要去那家叫“帕尔金”的饭店。好在他有先见之明穿上了西装，这样就不必浪费时间换衣服了。这算是没有倒霉到家吗？

卢克从出租车里出来，站在饭店门前疲惫地叹着气。此时此刻，他最想要的就是回旅馆后洗个热水澡，然后跟软和的床铺共效于飞了。

卢克希望自己的外表没有他的内心那么疲累不堪，他挺直肩背，走入了饭店大门。这次会面很重要，他不能把事情搞砸。

饭店装潢得很别致，风格显得优雅而传统。礼貌周到的服务生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算是令他松了口气。卢克把外套交给对方，再告诉那位彬彬有礼的女服务生，他是来这里见罗曼·杰米多夫的。女服务生微微一笑，然后领他前往位于饭店偏僻的角落的一张桌子走去。

罗曼·杰米多夫已经在桌边坐好了，姿态显示他的心情很悠闲，甚至有些无聊。

那些照片没有把他拍好，卢克心想。照片没能捕捉到他那强烈的存在感，还有那双眼睛——在真人身上，它们显得更加令人心神不宁。

对方也冷静地打量起他，卢克好不容易才把持住自己，没有脸红心跳坐立不安。

“晚上好。家父因故不能出席，因此派我来代他赴会，”卢克说着，伸出手来要与对方握手，“在下卢克·惠特福德。”

罗曼·杰米多夫纹丝不动，那对浅蓝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这是在逗我玩吗？”他总算开口道，英语说得完全不带口音，语调低沉而有涵养，无论哪方面都无懈可击，就连詹姆斯那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爸都挑不出刺儿来。

“并不是。”卢克一边说一边在他对面坐下，努力克制不让自己表现出内心的紧张。“家父眼下人在伦敦，正在进行很重要的协商。这次时间安排得太紧，他实在抽不开身，所以他才派我来当代表。”

男人还是一动不动，像是又恢复到之前那种漫不经心的悠闲状态。不过卢克很擅长观察人，他可没放过那双蓝眼睛微微眯的那一下。



罗曼把酒杯举到嘴边，慢慢地啜饮着，双眼还锁定在卢克身上。“我不跟小孩子谈公事。你的年纪不会超过十六岁，大不了十七。”

卢克感觉出自己脸红了。他早就知道这会给他带来麻烦。每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会认真考虑要不要用整形手术来把那两片可笑的嘴唇给修整一下。“我不是小孩子。”他咬牙道。没等他继续发言以便挽救一下已经变得难以收拾的局面，罗曼狠狠瞪了他一眼，那冰冷的眼神就连火山都能立时结冻。卢克顿时不能呼吸了，被那目光紧紧锁住，挪不开眼，浑身紧张得不行。

“假如惠特福德连露下脸都嫌麻烦，那他起码应该通知我一下，省得浪费我的时间。”罗曼站起身。“回家去，malchik。”

然后他就走了，两名沉默寡言的保镖紧随其出门。

霎时间，别的声音涌进来——轻柔的钢琴曲、其他客人压低的话音——仿佛卢克之前是被置身于某种隔音气泡里，仿佛罗曼·杰米多夫的存在感能阻断周遭的一切声音一样。

这时，卢克才反应过来刚才罗曼是怎么贬损他的：malchik——小男孩。

他瞪视着那空荡荡的座位，一股新的屈辱感朝他劈头盖脸地涌来。他产生出强烈的冲动想要站起来走人，但他克制住了。他从早上开始就什么都还没吃，还不如先把肚子填了。

卢克给就近的服务生打手势。

饭菜很美味，只不过他揣着满肚子的失望和羞恼，味道什么的就成了浮云。同样萦绕在他心头的，还有一股忐忑不安。他本该把邮件转发给他的父亲，但却非要擅自单独行动，结果还搞砸了。父亲的缺席惹怒了杰米多夫。这样一来的后果……还不好说。卢克对那人一无所知，不好推测他会作何反应。毕竟，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俄国人想要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他后知后觉地想，也许自己压根儿就不该把手伸到不该他管的地方去，可他实在是受够了、烦透了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在各种无足轻重的活动上混脸熟这档子事儿了。他只想知道父亲到底在折腾些什么，只想参与进去。也许像这样盲目地往里钻是一桩愚行，但他对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能力一直很有信心——直到那位俄罗斯大亨用一副疹人的眼神，把他降格成为红着脸、难为情的小毛孩儿。

他吃完饭离开饭店的时候，外面下起雪了。

卢克微微哆嗦了一下，用双手抱住自己，不禁再一次想起他穿的博柏利大衣在俄罗斯的寒冬面前简直形同虚设。他一辈子都没感到过这么冷。

卢克四下张望，看到就近一辆出租车，如释重负地笑了笑，然后迅速走过去，积雪在他的脚下嘎吱作响。今天以来头一次，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有所好转。

他坐进车里，跟司机说了酒店的地址，然后合上双眼，思绪转回到之前与罗曼·杰米多夫那场惨败的会面上。他完全没必要自怨自艾。他又没做错什么，是那混蛋自己狭隘有偏见，

觉得让他跟一个只是看起来年纪很小的人打交道是贬低了他。都是杰米多夫的错，不是他的。卢克才不像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年轻又生涩。

可是去他妈的，想要做整形手术的欲望还是每分钟都在增强。迟早有一天，他会继承父亲的商业帝国，假如因为长了一张嘟嘟嘴小男生的脸而不被人放在眼里的话，这代价也太大了。他那头深金色的卷发估计也会拉后腿，太卷了，要服帖就只能剃掉或是用发胶。臭美的他又下不了狠心把这难搞的头发都剃了，卢克只能让头发长长点，然后梳成背头。极少数情况下，他让头发就那么卷着不管，朋友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拿他开涮，说他像个小天使。

想到这里，卢克拉长了脸。年纪小点的时候，他一度希望这张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成熟而粗犷，然而现在他基本上已经不抱这个希望了：他的皮肤到现在摸起来还像婴儿般柔嫩，脸颊也还是那么精致圆润，而身高更是停滞在令人失望的平均水平。再配上那对酒窝和嘟嘟嘴，难怪父亲的生意伙伴们都不把他放在眼里。

不，卢克不是对自己没自信。他知道自己长得好看。想打炮的时候他可从来不愁钓不到男人。不过也很容易招来各种恶心的变态。一个人都二十三岁了还顶着一张十六岁的脸，本身就会惹来是非不断。对于别人要看过证件才肯跟他上床这件事，他早就见怪不怪了。事实上，他们肯问的话，还算好的呢。

车子突然加速起来，卢克不得不把一堆沮丧的心事推到一边。

他睁开眼睛。“嘿，这样开车不安全吧……”当他看向窗外，他的话语渐渐打住。不管他们此刻身在何处，这里绝对不是市中心。他刚才那是神游了多久？“哥们儿，我很确定酒店不是在城里这个位置。”

司机没有任何反应。也许他不懂英语？

“Eto nepravilnaya doroga. note”卢克换成俄语慢慢说，希望发音没问题。

对方一言不发。车子还在加速，看情形，他们好像已经不在市区了。

卢克的心在狂跳，他咬住嘴唇。当然了，事情可能不是看上去那样，但是小心一点总不会错，对吧？慢慢地，他将手伸进大衣的右边口袋，里面放了他的手机。等他发现里面空无一物，额头开始冒起了冷汗。

他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于是动手搜起其他口袋。空空如也。

操。操、操、操他妈。

卢克强令自己不要慌乱，要思考。他在后视镜里对上司机的视线。

“听着，劝你别做这样的事，”他说，竭力让语气保持镇静且不失威严，“你不会想要惹上我父亲那种人的。”

“Zatknis。note”司机咆哮道。

同时响起的还有手枪拉开保险的声音。

卢克深吸一口气。没必要慌，六神无主什么的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很傻。动脑子啊，卢克。

他朝后面看去。天已经黑了，但是他能看见有两辆SUV尾随在后面，这么说来司机不是单独行动的。这不是普通抢劫，他们知道他的身份。

卢克希望自己此刻的心情能更惊诧点，但是他没有。他是一名亿万富豪的儿子，他的父亲树敌无数。

“不管他们给你多少钱，我都可以出五倍的数目。”他说。

司机短促地笑了一声。“死人是不需要钱的，anglichaninnote。”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道。

听到对方话中的含义，一股战栗窜上卢克的脊梁。他的心沉了下去。司机很怕幕后的主使者，根本不敢背叛对方，不管卢克出价多少都没用。恐惧足以驱使人一意孤行。

基本可以说，卢克这次玩脱了。

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不管幕后的黑手是谁，对方想要的只有赎金。而不会要求别的更多、更可怕的东西。

## 第二章

时间一点点地捱着。几分钟，还是几小时？卢克说不清楚。车子朝向前方不知何处的目的地驶去，在干等的同时，疲倦的脑子里不断冒出一个接一个的可怕情景。卢克想从司机口里套话，却被告知闭嘴，于是他只能独自沉思。

早在少年时代，卢克就以为自己算是把人生路线给构思好了：他会在二十岁那年爱上一个帅得一塌糊涂的好男人，对方也会同样珍爱他；两人会在未来几年里展开一段稳定而忠贞的恋情，然后结为夫妻；他们会有好多好多孩子，他会从此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此刻想起这个，他露出了笑容。他已经二十三岁了，那位梦中的白马王子还停留在想象状态，而眼下的他可能压根儿就活不到明天。

是啊，人生就有那么讽刺。

卢克不知何时打起了瞌睡，因为他接下来意识到的事情就是：他被惊醒了，有两双手正将他拖拽出车子。一支手枪的枪口顶在他的后腰。“走！”有人吼道。

刚睡醒的他还有点眩晕，分不清方向，卢克听从喝令，同时眨眨眼看清周围的环境：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像是荒郊野外。天还黑着，但他能依稀看出几百英尺外是一片树林，有

一栋宅子被树林所围绕，而他正被半推半拽带向那里。积雪已经很深了，几乎齐到他的膝盖，又厚又湿，卢克费了很大力气才能挪得动脚。

“快走，blyadnote！”还是那个打手在说话，还推搡着他。

卢克把窜到舌尖的顶嘴话给咽了回去，尽力加快步伐。这会儿跟他们对着干是没用的，激怒绑架者纯属犯傻。对方有八个人，而且每一个都配备了武器的样子。他只能乖乖听话——暂时先这样。

一行人总算走到了宅子跟前，然后他被人粗暴地推了进去。卢克惊喘一声，双手着地跪倒在地上。一伙打手哈哈大笑，七嘴八舌地嘲笑起他来。

卢克忍住气，不去理会他们，他站起来环顾四周。这大厅完全不是他预期中的样子，装潢得很有品味，很优雅，一看就是拿钱堆出来的。

听到开门声，卢克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一个身材高大、肌肉结实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他长着一副斯拉夫味道的五官，留着短短的金发。打手们马上站直立正，刚才那些流里流气的言行都收敛了起来。金发男跟其中一名打手交谈了几句，说得太快，卢克听不懂，打手管金发男叫“弗拉德”。

终于，弗拉德将视线转过来看卢克。

卢克迎上他的目光，不甘露怯。在父亲灌输给他的不多几个教诲里，其中之一就是：千万不要在逆境面前表现出胆怯。

“你们想要什么？”卢克平静地说。“为什么要绑架我？”

弗拉德俯视着他。“我没必要对你做任何解释，英国佬。”他说道，俄国腔特别重。他的视线在卢克的嘴巴上流连，过了好一会儿才别开给刚才跟他说话的打手使眼色，然后用俄语向对方下达了简短的命令。

如果卢克没理解错的话，他会被关在楼上一间毛坯房里，每天只给一顿饭吃，直到上面下达进一步的指示。

听到这些，卢克的心沉了下去。他本来还指望对方至少会给他个解释。

“求求你，能跟我说说情况吗？”卢克再试一次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们想要钱吗？”

弗拉德的双眼又冲他的嘴巴瞄了瞄，卢克顿觉浑身冰凉。

最后，这个金发男摇了摇头。“上头命令我别跟你讲话。”他说着，转回去看着自己的手下说：“Zaprite malchishku v seroi komnate. note”

两名打手架起卢克，半推半拽带他上了楼。卢克没有反抗，也不再试图跟弗拉德说话。这个俄国佬不是幕后老大，不是策划绑架卢克的人。弗拉德看起来很厉害，但他也只是爪牙而已。他不是卢克需要的谈判对象。

如果说理查德·惠特福德的独生子有从他父亲身上学到什么，



那就是：不管处在何种不利的情况下，都有谈判的余地。任何情况都可以被转化成为对自己有利的砝码——或者最起码，也能让天平朝对他有利的一边倾斜一点。但是别跟爪牙们搞谈判，要谈判就要王对王。

卢克期待着与这位王面对面。

### 第三章

一片陈面包，一小杯水，这就是他每天的固定待遇。

时间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周了，卢克残存的一点乐观精神也被体内的饥饿感蚕食得一干二净。他感觉又疲累又虚弱，有时还会头晕。在此之前，他从不知道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滋味，现在他知道了。他的胃缩成一团，疼得一抽一抽，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他需要富含葡萄糖的食物。卢克知道，要是自己没有低血糖的毛病的话，情况可能不会这么惨；但当他蜷缩在屋里唯一的那张窄床上，饿得睡不着，知道这一点根本不会让他感受到什么安慰。

最要命的是，有些守卫就喜欢当着他的面吃各种闻起来香喷喷的食物，以此来折磨他，要是卢克用饥肠辘辘的眼神瞪着他们，这些人还会哈哈大笑。有时候，如果有守卫喝醉了或者觉得无聊，或者喝醉了的同时觉得无聊，他们就会拿他当

沙包踢来打去，但就算这样，也比看着闻着一堆吃的却吃不着好受多了。

他们的老板一直没有现身。根据卢克顺耳听到的情况来看，那人甚至都不在这宅子里。卢克不禁觉得自己期待着要与这个坏蛋头子见上一面，真是犯傻了。这又不是什么套路重重的好莱坞电影，什么坏人总是跑来受害者跟前，得意洋洋地讲述他是怎么做坏事的。最有可能的是，在那个幕后主使看来，卢克和他所处的境况跟整个阴谋的大局比起来，根本无关紧要。这场绑架显然不是出于针对他的个人恩怨，而那个坏蛋也没必要给他任何解释。这番想法令他很受打击。他有生以来从未感觉到自己竟然这么无能为力。

一天晚上，卢克蜷缩躺在床上，捂着肚子冷得瑟瑟发抖，这时他听到门锁被打开的声音。他不禁紧张起来。他们已经在早上给他送过吃的了。是守卫们又无聊了吗？他们上一次“无聊”给他造成的肋骨伤痛还没好呢。

卢克想要站起来，但是鉴于他现在这么疲乏，这样做可能不太明智，于是他设法坐在床上，背靠着床头板。就连这个姿势也耗尽了他仅存的一点力气，他不得不用深呼吸来击退突如其来袭遍全身的眩晕感。妈的，他可不要晕倒，晕也别现在晕。

门打开又关上了，可他眼前的一切还在打转，能辨识出来的只有一个朦胧的高大身影走进了屋子。

好不容易，随着视觉逐渐恢复，视野变得清晰起来，卢克不禁惊喘一声，因为在他眼前的正是罗曼·杰米多夫那对冷酷的

蓝眼睛。

操。

在过去一周里，他有几次想到了杰米多夫，心想他会不会跟这场绑架有关联，不过他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罗曼是个傲慢的王八蛋，他那眼神确实把卢克吓得不轻，但这也不代表此人就一定会为非作歹。他告诉自己，“富可敌国的俄罗斯大亨”不等于“俄罗斯黑手党”。好吧，看来这回他真是想错了。

好长时间，两人除了对视一言不发。

卢克不安地挪动着，感觉不是一般的难为情。他现在这模样多半很狼狈。他的卷发已经摆脱了发胶的约束，刘海落下来遮住了眼睛。卢克身上这件蓝色正装衬衫是一个礼拜之前就一直穿在身上的，如今已变得又皱又脏，还沾着血污。好在昨晚他被特许冲了个澡（也就因为那个给他送饭的打手对弗拉德抱怨，说他浑身臭死了）。

总而言之，假如说罗曼·杰米多夫在一周前面对打扮得周周正正的卢克都不以为意的话，那对着他眼下这副鼻青脸肿、饿得半死的倒霉孩子模样，就更不会当回事儿了。

“你想拿我怎么样？”卢克冷静地说——至少他是努力想要表现出冷静，然而他的声音很虚弱，吐字怪怪的。

罗曼还是那副高深莫测的表情。他继续默默地看着他，那犀利的眼神，比任何言语都要令人胆寒百倍。

卢克努力让内心的局促不安平复下去。“听着，不管你跟我父亲有什么过节，我完全不知情。请放我走，好吗？”

男人走近他，动手狠狠擒住他的下巴，擒得卢克感觉到痛。“你在玩什么把戏？”

卢克不明就里地冲他眨眨眼。“我不明白你说什么。”他慢条斯理地说，竭力不让自己因为疼痛而皱眉、或是把内心的恐惧流露出来。

罗曼抿紧嘴唇。“你当我是谁？”他说。“为什么惠特福德会把他的独子派来见我？不带武器，没有保镖，连点预备措施都没有？把你绑来简直容易得不像话。”

卢克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不过他的嘴唇因为之前的殴打还有点肿，笑起来有点疼。“该说抱歉吗？你听上去有点失望啊。”

男人居高临下瞪着他，仿佛卢克是某种让他匪夷所思的奇怪生物。“你不可能真是这么个一无所知的傻孩子。”他的语气中带着厌恶感，然后他放开卢克直起身。

卢克好奇地打量起他，一个计划在他的脑内初具规模。假如男人眼里只看得到他的这副少年面孔，那他倒是可以利用这一点。也许这张稚气的娃娃脸总算还能派上点用场呢？他可以将计就计，装作人畜无害、懵懂无知的样子——装成与自己本质截然不同的娇弱小男生。卢克骨子里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打心底里认定绝对邪恶的人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那些

最没心没肺、心狠手辣的犯罪分子，在对弱小的孩子下手前，也会三思的……对吧？

好吧，至少值得一试。

卢克摆出他那副最地道的小狗眼，抬起长睫毛下的眼珠子望着那个男人，把疲劳和虚弱都写到脸上。“我好饿，”他弱弱地说，“如果你不希望我得病，那就该让我吃得好点。我有低血糖，如果吃不好，我就会头晕恶心。”

杰米多夫脸上没有丝毫动容之色。“你还活着，”他简单说道，“我关心的只有这个，人质虚弱点能减少很多麻烦。”

说得好有道理。

卢克不肯认命，他咬着嘴唇垂下视线。“好吧。”

对方一言不发。

他等待着，气都不敢出大了，然而随着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事实愈发证明：这男人确实是如他的外表一样冷酷无情。

“你没有回答我之前的问题。”杰米多夫说着，伸出大手轻轻按在卢克的头顶。

卢克不敢动弹，不敢抬头去看，也不敢出气。这份温柔的触摸中有什么因素，让他自内心深处怵了起来。他对这个男人所知甚少，但有一点他是可以肯定的：他浑身上下可是一点温柔的细胞都没有的。

“我不、不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他好不容易说出口道，努力克制住因恐惧而冒出的眩晕感，然后低头看着自己的光脚丫。“我对父亲跟你之间的交易一无所知。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他不知道我跑来见你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情况，就擅自替他出面了。”

修长的手指梳过他的卷发，动作格外轻柔。

卢克不能呼吸了。

手指突然一紧，扯着他的头发令他扬起头，冷酷的蓝眼睛咄咄逼人地盯着他。“你以为我会信？”

“你弄疼我了。”卢克一边说一边让泪水盈满眼眶，还设法让下嘴唇颤抖起来。“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发誓。”

揪着他头发的手没有放松丝毫，然而杰米多夫的目光却向下瞄了一眼卢克颤动的嘴唇。也就是零点几秒的一眼，但是卢克没有漏掉这个动作。

这样啊。

一个新的想法冒了出来，于是他再次垂下视线。卢克打心底里不想走这一步棋——他的一部分人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真的会考虑这一招——但是……但是！他可不是什么落难少女。他才不要像落难少女那样，只能可怜巴巴地等着被解救。都怪他自己莽撞行事，才会沦落到这样的窘境。再说，要是父亲为他付出什么天价赎金的话，回头非活剥了他的皮

不可。没错，是卢克自己搞砸了，但这也是一个他向父亲证明自己能独立应对险情的机会。假如他能对这么个厉害男人使攻心计，那他就能向父亲证明自己远不是什么没用的废物，证明自己天资聪颖足智多谋，证明自己能被委以信任。

然而，这男人一个眼神就能吓得他膝盖发软，一个故作温柔的触摸就能令他心跳加速，这样的前提下，他真的能成功吗？

卢克再次抬眼与那男人对视。与罗曼视线相撞时，他的心口纠结成一团。这个俄国人长得不难看。丝毫不难看。他有一副粗犷的俊美长相，有短短的深色头发和挺直的鼻梁，还有被浅浅的黑胡茬覆盖的方下巴。他简直人如其名：让卢克联想起古罗马战士。他的身材很健美，身上这件黑色翻领毛衣下面是宽阔强壮的肩膀，胳膊和胸膛都布满厚实的肌肉。如果个头稍矮点，他整个人就会显得敦实；而眼下这样，他就像是一台完美的杀人机器。他举手投足间传递出不动声色、被谨慎克制住的攻击性，某种致命而危险的气质。虽然卢克的身高算是中等，体格也不弱，但是在这个男人跟前，他感觉自己很渺小。不堪一击。

卢克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死死揪住他头发的手收紧了，而罗曼的语气却还是十分轻柔，他说：“我要你交代，快说。”

卢克深吸一口气，努力摆脱掉心底的紧张感。罗曼·杰米多夫也只是一个凡人。一个跟他或者詹姆斯一样的凡人。好吧，就算跟他和詹姆斯不一样吧，但依旧只是个男人而已。不管

多么冷酷，多么精明，每一个男人都存在着被人左右、被人说服的那么一点可能性。他只需要找到那个合适的角度切入。

“我说的都是实话，”卢克小声说，语气尽量表现得坦率而天真，“是我搞错了邮件。我背着爸爸来见你，是因为我想向他证明我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我能参与到家族的业务里来。”

罗曼嘲意十足地冷嗤一声。

卢克把顶嘴吐槽的话强咽回去，说：“你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你觉得我父亲会重视我吗？”

说到点子上了。他能看出杰米多夫总算有点要相信他的样子。

紧攥着他头发的手松开了，又变成一阵温柔的抚摸。卢克不知该说这两种情况哪个更糟糕。

“所以你会出现在这里，仅仅因为你是个愚蠢莽撞的毛孩子？”罗曼说，他的语气变温和了。

在脑海里，卢克幻想自己一拳打在对方的鼻子上，每一个细节都想得清清楚楚，内心别提有多爽了。但是在现实中，他咬住嘴唇耸了耸肩。“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绑架我吗？”他问道，竭力不去在意那些还搅在自己头发里的手指。

“不能。”杰米多夫说。



“你就不怕被当成是绑架我的头号嫌疑人吗？”卢克一边说一边仰起头。“有那封邮件，还有人知道我是去跟你会面的。”对了，詹姆斯有见过罗曼的照片，很可能对警方描述他的长相。

杰米多夫一副毫不担心的样子。“我们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的公开会面，会面本身更是通过官方渠道安排的。”他的话音还是那么柔和，他用手指轻轻地梳着卢克的卷发，那双令人不安的空洞眼睛盯着手上的动作。“多的是人目击到我比你先离开，然后坐飞机去了索契，而且在那里待了一周。俄罗斯总统可以亲自为我的不在场作证。”

卢克的眉毛高高扬起：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年纪明明也不是很大，他究竟是怎么取得这样大的权势的？

猜猜他是怎么办到的？有三次机会哦——卢克抑制住战栗的冲动这样想。“那么，你会问我父亲要赎金吗？”

罗曼一言不发。

“我父亲做了什么惹你这么生气？”

一言不发。

卢克恨得直咬牙，然后才记起自己的处境——记起他的计划。他不能把怒火表露出来，他不能就这么大发雷霆。他得表现得乖乖的，得把对方的防线多少软化掉一点儿。

如有必要，他还得诱惑一下对方。

卢克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点泛红。这项任务似乎很艰巨，简直不可能完成。假如这人真有那么容易中心机，那他就不可能身居现在这个地位了。他很危险，要是他对卢克的用心起了疑.....

卢克的心口一紧。

“起码让你的手下给我送点吃的好吗？求你。我好难受。”卢克望着罗曼，并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我好饿。”

罗曼的视线紧随他舌头的动作。要不是卢克这会儿心情糟透了，他简直要放声大笑。看来他的第一任男友内维尔还真说了那么一次真话。那个渣男骗了他好几个月，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待真相曝光时——他的老婆突然杀到卢克的公寓来了——内维尔竟然还敢怪卢克把他引上了“歪路”，说什么但凡血气方刚的直男，只要看到他那两片嘴唇，都会忍不住想要把老二插进去。那时候，卢克觉得自己又傻又贱又下流，但是也许，只是也许，内维尔没说错。也许。

卢克小心地呼着气，罗曼的手指绕在他头发里，鲜明的触感让他紧张得心痛，那对冷酷的眼睛也盯得他难受。根本揣摩不透这男人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即便卢克发现罗曼的视线在他的嘴上徘徊，他的“基达”也没有任何反应。他的全部心智都在告诫自己一定要小心应对这个男人，就那么直截了当地去诱惑对方并对其耍心机，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他必须要记住的是：虽然此人英语说得无可挑剔，但毕竟是个俄国佬。同性恋这种事在英国尚且还有压力，在俄罗斯的情况就

更糟糕了。虽然卢克不想戴有色眼镜和刻板印象去看人，但他不禁注意到：反同文化在俄罗斯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那些守卫用来骂人的字眼儿里，有一多半都是带恐同色彩的，也不管他们对话的主题是不是真的跟同性恋相关。在过去一周里，卢克被喊成“基佬”——俄语里叫“pidaras”——的频率前所未有地高，尽管他没有流露出任何会被守卫们看出他是同志的迹象。卢克不禁猜想，万幸这群人也是出于恐同心理，不肯做出任何会让他们自己显得像基佬的事情来，但这也算不上什么安慰。被这样一群对他的属性充满仇视和敌意的人包围，他感到十分不安。卢克私下揣测，假如被他们发现他真的喜欢男人的话，这些守卫们会不会将之视作可以拿他为所欲为的许可证：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定他本来就“想要那样”——而且当然啦，搞一个臭不要脸的基佬不等于他们就弯了。

正因如此，在应对眼前这个男人时，他必须谨慎。踏错一步就会酿成大祸。

“求你，”他柔声说，“我会好好听话的，你想要什么我都照办。”他让语气显得没有任何暗示意味，确保自己的表情诚意满满。他不能喧宾夺主——那样就太容易被看穿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罗曼·杰米多夫是那种喜欢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的人，这种人喜欢看别人对他们臣服，但又不一定要是性方面的臣服。卢克可以装出臣服的姿态。假如他应对得当，他也许都不用跟这男人上床。一想到跟这男人发生实实在在的性关系，想到罗曼把双手放在他身上，同时用他那双令人不安的眼睛俯视自己，卢克不禁打了个激灵。

他的视线不自觉地向下移，瞄上了男人肌肉发达的大腿。他

能看出衣料底下罗曼阴茎的轮廓——尽管没有勃起，那话儿也够大的了，又长又粗。卢克咽了咽口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心口窜起一股躁动的情绪。妈的，那样一根肉棒不把他操坏了才怪——再说了，罗曼·杰米多夫这样的男人也不像什么温柔情种，他在床上只会粗暴加专横，只在乎他自己的快感。卢克仿佛已经看到了那幅景象：这个俄国人的身躯沉沉地压在自己上方，挤入他的两腿间，每一次律动都狠狠地冲击着他，好像卢克只是一个供他泄欲的工具——

罗曼放开他的头发，退开几步。他眯起双眼，像一只鹰一样打量着卢克的脸。

卢克与他对视，祈祷自己没有脸红，也没有把满脑子的黄色想法摆在脸上。有时候，他真的很讨厌自己生动的想象力。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想到那一幕。不管怎么说，罗曼压根儿就没看上他，他在那方面没什么可害怕的。他有比这男人的老二更要紧的事情去担心——比如，弄点什么吃的垫肚子。

“求你。”卢克轻声说。

某种情绪从罗曼的脸上掠过。他又盯着卢克看了一会儿，表情回归到之前的神秘莫测，然后转身离开了。

卢克瘫坐回去，失望的情绪几乎将他击垮。他失败了。他又失败了。

这时，他听到罗曼那冷冰冰的嗓音——隔着门显得瓮声瓮气但还听得清楚——说：

“Daite malchishke chto–nibud poyest  
suschestvennogo, Myortvym mne on ne nuzhen. note”

一个微弱的笑容慢慢浮现在卢克的嘴角。

或许这只是小赢一局，但是他感觉自己的乐观精神又回来了。

一小步一小步地来。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